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六編

孽海情果

下冊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林紓王
慶驥譯

離

名

恨

小

說

天

五三
分角

著者爲盧

騷之友森

彼得森氏

此書不爲

男女愛情

言也實將

發宜其胸

中無數之

哲理特借

人間至悲

至痛之事

曲爲闡明

讀之令人

增無窮之

閱歷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冷紅
生著

金

社

陵

小

說

秋

定價
四角

閩林翠南

先生以小

說得名即

自稱冷紅

生者也先

生著作等

身惟小說

以譯述爲

多此書乃

其自撰以

燃犀之筆

描寫近時

社會述兩

軍戰爭則

慷慨激昂

敘才十美

人則風情

旖旎允爲

情文兼茂

寄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

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初版

(蠻花情果二一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陸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無錫王卓臣

校訂者 武進冷書館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閩南
吳興安慶蕪湖南昌袁州九江漢口武昌
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梧州
廣州潮州韶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梧州
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蠻花情果下冊

第二十五章

距白兒格蕾芙接電過歸後之一星期。又適爲瞻禮耶穌之日。肆中循例休業。女工星散。是日天氣甚佳。密司開塔無所事事。心乃大樂。顧謂蓮史曰。吾將赴禮拜堂觀禮。汝苟願往者。吾可與子偕行。蓮史曰。固所願也。不敢請耳。蓋自蓮史至肆後。蟄居斗室。尙未越雷池一步。此時旣承開塔之招。則立隨之俱赴禮拜堂。途中風光駘蕩。鳥語花香。隨在怡人情性。至堂。則氣象莊嚴。階除窗牖。潔淨光明。音樂悠揚。頌歌迭奏。牧師演講。尤透闢精微。發人深省。凡此種種。皆蓮史生平所未領略。似入新世界。耳目所觸。都未經聞見。則就開塔耳畔微語曰。緣君不棄。攜我至是。我樂胡極。君惠當永矢不忘。開塔則答以微笑。時堂中禮懺乃畢。將寧家。行經公園。開塔心注蓮史。緊隨其後。默默不語。蓮史則回想禮

拜堂之風景。胸次盎然。至有餘味。心有所思。舉足乃不期而緩。時有一人坐園中鐵椅之上。垂首閉目。陽光斜照其面。醜黑有光。幾可鑑人。襤褸之衣。滿積塵垢。園中游客。如此污穢。實爲創見。開塔行經其旁。見狀則無端而顫。以手自振其袴。此人似聞聲而覺。立張雙目。略一注視。逕趨近蓮史之前。呼曰。汝非吾妹乎。吾覓汝苦也。開塔情急。叱以惡聲。且曳蓮史之臂。促其速行。蓮史不虞驟值。倉楚目注。漪蘭植立如僵。神魂飛越。漪蘭縱聲笑曰。妹乎。汝今交佳運矣。盛裝華服。儼然翟第。瑜珈。儔諸貴婦之列。誰復能分別。彼英人待汝至佳。有此情人。宜不復憶貧賤之故交也。語已。目灼灼視蓮史不少瞬。開塔懼甚。叱曰。惡人速去。不者。吾召街警來干涉汝矣。乃力翼蓮史行。漪蘭不顧。反前曳蓮史曰。汝今可隨我去。汝之保護人亦來倫敦。梅琪奈茜與之偕待汝久矣。彼等苟見汝者。其愉快將如何。吾儕婚約。雖未實行。然亦不可廢。今第從我歸。設青廬也。汝意

云何。蓋語我所向。蓮史曰。否否。吾決不從汝返。吾固恨汝。亦自憐命薄。安能隨汝歸。漪蘭曰。汝不願耶。語時。潛以手探胸際。蓮史覩狀。驚極。幾暈。呼曰。漪蘭。汝欲殺我乎。漪蘭曰。殺汝固也。抑此時吾事尙未竟。姑磨厲以須耳。開塔聞言。知事且無幸。則呼人求助。且謂漪蘭曰。汝爲誰。何敢爾。速去此。毋相擾。漪蘭立叱之曰。汝去耳。彼爲吾妻。何預汝事。而干涉我。開塔大懼。失聲而號。大呼曰。流氓。暴徒。幸諸君速助我。出我於險。聲浪遠播。卽有一人聞警。來趨就開塔。問曰。是人苦汝耶。容我。語至此。目光斜觸蓮史。其口立緘。蓋來者非他人。笛克海塞。雷也不期而遇。蓮史驚愕。不知所措。則凝視不少瞬。漪蘭狂怒。磨其潔白之齒。振振有聲。似欲生啖仇人。疾呼曰。海塞。雷。汝來乎。日夕伺汝。不可得知。汝必來。蠱惑蓮史。今果然矣。立以手索其胸際。海塞雷。驟進執其雙腕。屈之如環。開塔縱聲呼救。以倫敦首善之區。地近公園。時當白晝。慘噉。既發。聞者立集。漪蘭力

拒海塞雷。不能勝。擬舍之他遁。呼曰。幸汝任我行。來日方長。必有以相報。海塞雷曰。汝安能行。疇昔之夜。刃加吾身。受君之惠。汝寧忘之。今幸汝來。自投羅網。我喜乃非言可喻。語至此。警吏來矣。海塞雷語之曰。此爲暴徒。刼掠此兩婦人。汝當留意。彼藏刀於身。偶一不慎。必加刃於汝。數禮拜前。我曾爲其所刺。道明斯脫之警吏。方以此事緝彼。今速奪其刀。毋爲其所乘。彼刀藏胸間也。警吏搜其衣。答曰。君言良信。語已出刀。鋒銳犀利。光氣晶瑩。續曰。證據已得。君可自便。吾將使暴徒聽法庭裁判也。時復有一警吏來。乃助前吏。縛漪蘭。挾之而行。漪蘭返顧海塞雷。詈曰。汝勿意滿。我必有以處汝。他日苟相見。吾刃當立下。不死汝。乃非我語時面目猙獰。狀至可怖。終爲警吏挾持而去。開塔驚魂甫定。乃語海塞雷曰。暴徒擾我友。致我亦遭危險。幸先生仗義相助。感乃無倫。海塞雷不答。逕執蓮史之手。呼其名。開塔大驚。立前問曰。君識此女郎乎。熱刺請君以姓。

氏承我語時狀至急切。海塞雷乃不暇回顧其面而語。第漠然答曰。然。吾名海塞雷。密司蓮史李。吾舊識也。答已。卽就蓮史耳微語曰。我之來此。邂逅相遇。頗適吾願。第未識汝意樂耶。蓮史曰。意外遭逢。更蒙援手。感激之忱。直銘五內。若第云樂。猶淺言之耳。語時遙矚人羣。則見漪蘭死力掙拒。以圖逃逸。觀者狂呼。咸謂勿使暴徒得脫。海塞雷曰。蓮史。汝勿以漪蘭事置懷。有警吏在。自能納之於獄。經此懲創。彼欲重得自由。出而禍子。良非易事。吾今有言問汝。汝何因得來倫敦。何以我竟未知。海塞雷別蓮史久矣。玉人丰貌。夢寐時縈。此時異地相逢。覺蓮史飽經憂患。盛鬢豐容。光華略減。而冰肌玉骨。清麗倍增。加以彭奈蒂夫人及密司開塔之善爲修飾。裙布荆釵。一易爲靚裝華服。神采煥發。滋令人眼繖。不復似靡蕪山下。舊日羅敷。海塞雷仔細端詳。正深疑訝。蓮史亦未及答言。開塔忽有所觸。突前以冷峭之態度。語海塞雷曰。吾及密司李均深感大惠。

惟會此。君不宜涉及吾二人之事。語已。逕執蓮史之手曰。得也。爲時已晚。吾意此君。當能諒我。笛克呼曰。請少待之。汝今寓何處者。幸以告我。否則我將安所覓子乎。開塔曰。汝欲覓密司李。滋非所急。汝與我兩人。陌路相逢。仗義援助。寧不感激。抑事祇可以此爲止。語未已。微俯其首。作淡漠之鞠躬。反身欲行。旋復駐足。語海塞雷曰。君固君子。幸勿尾我而行。如此冷語。冰人。海塞雷面乃大頰。徐舉其帽問曰。蓮史。汝意亦如是耶。蓮史呼曰。否否。君之惠我。我不敢忘。開塔急尼蓮史曰。吾儕第速行。密司忒海塞雷。吾今與子別矣。海塞雷曰。幸再稍緩須臾。吾敢請子勿阻我與密司李二人之談話。君當知我與密司。夙爲好友。吾正竭盡心力。冀得彼之蹤跡。今乃不期於此地相遇。試爲我思之。焉能遽聽其律。開塔曰。然則吾亦有一語要君。密司忒海塞雷。能與我爲兩分鐘之密談否。蓮史吾愛。汝能允我與密司忒密談。而子遽避數武否。蓮史躊躇少頃。目注海

塞雷。霽哀懇之意。繼乃徐步前行。開塔因語海塞雷曰。密司忒海塞雷。吾今言此。君必以我爲唐突。爲鹵莽。第吾性簡直。亦祇能簡直言之。蓋吾方受命爲蓮史之保護人。彼今與我同居。靜待其未婚夫之來。海塞雷聞言。驚訝萬狀。低聲自語曰。未婚夫耶。然則彼將適人乎。語時。瞠目直視此半老之徐娘。心旌懸懸。忐忑莫定。開塔曰。然嫁期乃匪遠。因是之故。勸君勿再萌戀愛之心。須知此舉。滋於彼有損。海塞雷囁嚅曰。彼果將嫁耶。開塔曰。吾固言之矣。彼等舉行婚禮。其期至遲一禮拜。或不及一禮拜。亦未可知。故我勸君勿生妄念也。海塞雷聞此消息。心乃大震。以手舉其帽。思此言若確。則從前希望。悉委逝波。且己之窮搜力索。不憚煩勞。原欲據蓮史爲己有。自信此事。必能貫徹始終。遂吾素願。雖蓮史之蹤迹杳如。方將踏遍倫敦之西鄙。以尋覓之。果也精誠所感。得之意外。詎料名花有主。將嫁東風。已讓他人。爲捷足之先得。其懊恨爲何如者。海塞雷

方沈思。開塔已舍之。而趨至蓮史許。僱一馬車。掖蓮史同登。鞭絲一揮。輪轆輾輾矣。兩人倩影。已入微茫。不復能睹。海塞雷始覺已方。尋得蓮史。奈何又任其他去。則立馳而前。欲止車。勿行。俾得窮其究竟。顧事已無及。乃驟呼曰。愚哉我也。彼婦告我。蓮史將嫁人。而蘂砧誰氏。未嘗明言。或卽白兒格蕾芙。耶。然則白兒格蕾芙。已先知蓮史之在此耶。特未識蓮史。果願嫁彼否耳。吾當時何爲不以此逐層問之。思至此。以手摩掌。幾欲自撾。呼曰。吾殆狂矣。吾何爲不以此問彼。雖然。吾今安能因是而棄吾之希望。吾愛蓮史。蓮史美甚。且彼頃間屢以目視我。似有無限深情。難宣於口。然以眉語以目聽。雖含意未伸。而神情可索。或者彼固樂於見我。而我竟交臂失之耶。且思且喃喃自語。海塞雷之爲狀。殆真狂矣。

第二十六章

笛克海塞雷爲蓮史故。日事尋訪。幾以全力出之。蓋使開塔之言而信。則蓮史固在倫敦。不過將適人耳。時機旣迫。則搜訪愈殷。搜仿愈殷。則愛慕愈摯。以蓮史一其潑雪賤種之女子。海塞雷胡以鍾愛獨深。在彼亦不自知。但覺蓮史之爲人。至可憐憫。因憐生愛。情苗之茁。不克自持。顧搜訪雖勤。而蹤跡仍渺。影沈黃鶴。信杳青鸞。海塞雷失望之形。無論何人。不難揣度而得。每日清晨。必見其獨坐凝思。悄然不語。知其用心苦也。距彼見蓮史後之第四日。海塞雷與其老友恩西赤來史同食朝食。恩西赤來史亦窺見海塞雷心緒不寧。舉止失措。乃悄然問曰。笛克。我律師也。觀察他人。直湊單微。孺子今趣告我以實。汝近乃失其常度。苟我可以爲力者。當盡力相助。語時執笛克海塞雷之手。殷勤問曰。汝得非爲愛情乎。非爲女郎乎。海塞雷領首曰。然。爲女子耳。吾乃貢吾之赤心愛之。汝亦記前此詔我之言否。爲時尙未久也。汝詔我之言曰。我當早日結婚。此

訂婚之女子。可不以門第及財產爲限。策擇彼此能相愛者娶之可耳。老人異西赤來史微笑答曰。然吾固憶之。此爲律師之忠告。舍我固無人肯以此詔汝。箇處今汝覓得如吾所言之女子乎。海塞雷頷之以首。且曰。吾得之矣。然得而復失者將奈何。今可容我詳告其巔末乎。老人曰。速告我。子方失望。告我。或可分子之憂。海塞雷乃自始至終。盡情告之。既畢。喟然長歎。老人曰。箇處此女爲其潑雪種人。乃能邀汝青盼。加以愛憐。我倫敦人也。於其潑雪人。懵無所知。但我知。老人言未已。海塞雷遽自椅起立。問之曰。其潑雪人。兇惡無倫。行更卑賤。其生涯惟趁賽馬之場。向人乞錢。或沿人家後戶。絮絮丐布施。是以上流羞與爲伍。惟婢僕或矚之。誠可謂世界至陋劣之人種。今吾所識之女郎。固非純全之其潑雪人。特不幸而流落此中。其心地之坦白。狀態之溫和。性情之高尙。曠世無儔。卽在白人也。亦難其選。縱吾欲不愛其人。然舍彼吾將誰愛。恩西赤來史

曰。吾信子矣。子善藻鑑。品隲必當。我亦不復以前言相詔。彼既可愛。何妨娶之爲妻。吾當助子。覓其蹤跡。海塞雷曰。覓之固也。顧何術而可。老人曰。汝意非謂娶彼者爲白兒格蕾芙耶。汝所遇之婦人。雖未明言。而可以意揣而得。笛克領之以首曰。然則吾儕首宜尋得白兒格蕾芙現居何地。若在倫敦。則索之匪難。事亦易集。海塞雷曰。然若彼不在倫敦。則非長者或我親至西鄙探訪。則白兒格蕾芙之行蹤。且不易得。老人曰。汝欲我爲道明斯脫之行。予固無憚跋涉。第今尙非其時。奚必急急爲此。致電勞維司。令其探詢足矣。海塞雷瞿然曰。吾爲此事。吾智荒矣。乃不復憶及勞維司。恩西赤來史笑曰。我亦云然。彼爲汝新購歇多佛公園之管理人。園距卡斯來咫尺。詎不能探聽白兒格蕾芙之行蹤。且勞維司之爲人。忠於所事。而慎於言語。滋可信任也。老人語已。乃致電勞維司曰。

道明斯脫左近歇多佛公園。勞維司君鑒。請密查密司忒白兒格蕾芙在卡
斯來否。抑尙逗遛倫敦未歸。祕之速復。恩西赤來史。

電既發。海塞雷問曰。使白兒格蕾芙尙在倫敦。則此事又將若何。老人曰。此事
艱難。僅需一偵探之助。一日之中。可遍查倫敦各旅館旅客之名姓。使彼在此
者。吾儕可立往訪之。或倩人往見。終必還汝玉人。俾有情人得成眷屬而後已。
抑此女何名。吾乃未知。海塞雷曰。渠名蓮史。李其姓也。老人曰。然則密司李之
行蹤。吾必從白兒格蕾芙許探得之。苟彼不在倫敦者。事乃彌佳。我可多爲之
備也。談次。勞維司之復電已至。其速乃出海塞雷及老人之意外。復電云。

密司忒白兒格蕾芙今在卡斯來。其母病危。垂斃矣。勞維司

恩西赤來史曰。此人乃至不幸。汝亦識其人乎。海塞雷曰。白兒格蕾芙之母。吾
素識之。今得此消息。我乃哀感勿勝。蓋白兒格蕾芙夫人待我甚厚。溯其生平。

迭遭變故。人所難堪。渠之夫。語至此。老人立問其語曰。然。吾亦知之。海塞雷懷人念舊。都上心頭。乃至鬱伊寡歡。第自言曰。彼在卡斯來。而蓮史將嫁。然則蓮史已離倫敦耶。否則蓮史所嫁者。非白兒格蕾芙耶。吾固深望其若此。然所謂未婚夫者。又爲何人。蓮史別無相識之人。當其與其潑雪人遠離時。漪蘭強與訂婚。才數星期耳。舍此之外。又將誰適。沉思既久。若有所觸。則立呼曰。明日。吾必至道明斯脫。訟漪蘭。吾離彼處久。不謫漪蘭。又作何狡獪矣。恩西赤來史曰。訟之固當。第我意別有所屬。姑稍緩之何如。海塞雷曰。此人不囚。事必無幸。我爲蓮史故。必往訟之。第吾方寸莽亂。覺訟彼固當。而訟已後時。我此時真覺無適而可也。幸長者有以教我。

蓮史自在公園遇險後。長日幽閉於彭奈蒂夫人之肆中。悶損至不能耐。彭奈蒂夫人聞開塔言。蓮史已與海塞雷相遇。因思及白兒格蕾芙函中警告之言。

乃不敢再令蓮史外出。第數日之後。彭奈蒂夫人對蓮史忽動惻隱之心。謂開塔曰。吾頃憶及一事。汝明日不將至斐廉夫人許乎。明日爲星期五。蓮史自星期日至今。曾未出肆門一步。長日幽閉。如處狴犴。吾心滋覺不忍。汝既將舍倫敦。作短期之旅行。或將之同去。何如。開塔將順彭奈蒂夫人之意旨。則答曰。此舉良佳。我意明日可同乘一馬車。至利物浦車站登車。事畢。更偕蓮史郊行一二小時。爲事至樂。斐廉夫人待人接物。尤極和霽可親。蓮史若往。當必歡迎。語已。逕至蓮史許謂之曰。明日。吾將以衣飾往鄉間。須至哀撒克司訪爵夫人。斐廉彼所居之采地。風景絕佳。彭奈蒂夫人已允我請。與子同行。蓮史喜極。答曰。幸附驥尾。其樂何如。是晚蓮史竟終夜未曾闔眼。以吟晨曦之速至。俄而衆人皆起。乃與彭奈蒂夫人及開塔。同就朝飧。蓮史此時。樂不可支。有如依人嬌鳥。久困樊籠。今乃太空寥廓。得任意邀翔矣。彭奈蒂夫人見狀。謂之曰。汝往可勿

急返。在彼勾留一二小時。呼吸新鮮空氣。滋有益也。既離爵邸後。可至林間散步。或就肆中啜茗。以待汽車之來。彼間樹木清幽。正宜細心領略。蓮史曰。謹受教。

第二十七章

二人既承彭奈蒂夫人之命偕行。至則斐廉夫人款待蓮史。極盡東道之誼。一如彭奈蒂夫人所蘄望。且使與開塔同啜點心。斐廉夫人視蓮史。儼以上流婦人之禮相晉接。不復如平素之輕視其潑雪種人。密語開塔曰。蓮史貌絕美。我意渠在其潑雪人中。必染有他種人之血質。試觀其翦水明眸。盤雲黑髮。近時英國女子所罕覩者。渠獨稟此殊姿。我視之。直通體無處不媚。苟彼能長日盤桓於此。盡此春季。月圓花好。鬪寵爭妍。我得常傍玉人。消遣世慮。樂共晨夕。如此園林。庶幾不憂岑寂。蓋彼一舉一動。皆實愜我心也。開塔不語。亦不以蓮史